

中东欧国家周报

【克罗地亚政治周报】

2021年地方选举后克罗地亚的政党关系

Nikica Kolar

(2021年9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Feng Zhongping



【克罗地亚】2021 年地方选举后克罗地亚的政党关系

概要

2021 年，克罗地亚的地方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国政党政治。选举中出现的两个新面孔：家园运动党 (*the Homeland Movement party*) 和“我们可以！”党 (*We Can!*) 斩获成功，无疑在政治舞台上引发热议，克罗地亚民主党 (HDZ) 和社会民主党 (SDP) 失去了两个最大城市萨格勒布 (Zagreb) 和斯普利特 (Split) 的治理权。萨格勒布前市长米兰-班迪奇 (Milan Bandić) 去世后，家园运动党的成功标志着之前政党政治的瓦解，并出现新冲突。“我们可以！”党的支持率也侧面凸显出社会民主党内现有的派系冲突。在克罗地亚政治中，可以看到一张全新的政党关系图谱，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中左翼。而崛起中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园运动党的突然垮台后，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风险暂时消失。

引言

不出意料，2021 年的克罗地亚地方选举结果恰恰印证了克罗地亚政党政治内的剧变。在选举中，主要的中右翼和中左翼政党（即克民盟和社会民主党）终于体会到选民选择其他政党的滋味。与“我们可以！”党相比，社会民主党已在萨格勒布完全丧失原有声誉，克民盟也遭到家园运动党猛然一击。因此，克民盟和社会民主党都被新政党击败。在社会民主党内，激烈的党内冲突仍在继续，还有一些重要成员和议员被开除党籍。另一方面，尽管从统计学上看，克民盟在许多县 (county)、市和市镇 (municipalities) 支持率颇高，但在两个最大的城市支持率骤降。在萨格勒布，克民盟推选达沃·菲利波维奇 (Davor Filipović) 作为市长候选人，他是一位并不为大众熟知的大学经济学教授。批评人士说，菲利波维奇是克民盟的虚假候选人，他们真正的候选人是现任市长米兰-班迪奇，但班迪奇在选举前几个月去世了。右翼选民大多支持“家园运动党”且明确表示，克民盟在右翼方面存在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在斯普利特，克民盟的候选人米哈诺维奇 (Vice Mihanović) 试图在地方选举中击败来自新自由派政党中心的大学物理学教授伊维察·普利科 (Ivica Puljko)，但多数选民最终并没有支持克民盟。总的来说，克民盟和社民党，最终都没有获得在萨格勒布和斯普利特

的执政权。新的政治党派定会对政党体系中的权力平衡产生更多的影响。

家园运动党开始解体

尽管萨格勒布的选举结果对于家园运动党及其主要候选人、党主席米罗斯拉夫-什科罗来说尽如人意，但该党在地方选举后不久还是出现了严重危机。在 7 月中旬，也就是第二轮地方选举后的一个多月，什科罗在他的脸书主页上宣布将辞去家园运动党主席一职，并很快向媒体发布声明，表示辞职完全出于个人原因。其他党内人士对此表示十分惊讶。尽管什科罗在三次选举（总统、议会和地方选举）中都惨遭失败，但该党建立时间较短，且充满活力；相关政党人士表示，什科罗在党内组织以及基础建设方面付出大量心血。什科罗如此突然且不加解释地辞去一个正在崛起的政党的主席职务，让人想起 2009 年的事。当时在任的总理伊沃-萨纳戴尔 (Ivo Sanader) 通知公众将辞去自身职务，但却没有对此举做出任何解释。此后不久，前总理萨纳戴尔因贪污腐败的罪名被捕。且最近正在对前市长班迪奇的商业关系进行调查，什科罗曾通过在萨格勒布突降的商业项目从班迪奇那里得到“好处”。鉴于这种情况，什科罗有可能与前总理萨纳戴尔状况相似，最终难逃

其责。一场非常激烈的党内派系冲突在家园运动党中逐渐升级，党内矛盾迅速激化。很快，什科罗的党内同僚们将什科罗从一个传统的保守派领袖重塑为一个挥霍党内财务的人。该党的所有政治成就，在其政治生涯的黄金时刻、在其能与克民盟抗衡时全然破灭。班迪奇米兰及其政党班“迪奇米兰 365--工党和团结党 (*Bandić Milan 365 - Labour and Solidarity Party*)”在萨格勒布不再具有政治意义。

社会民主党的衰退

与家园运动党快速崩溃（即所谓的“烟火表演”）的节奏相比，社会民主党的衰落更为缓慢而平静。多年来，社会民主党的各个组织层面都深陷泥潭，危机四伏。自从现任总统佐兰-米拉诺维奇 (Zoran Milanović) 辞去党主席一职后，社会民主党内各派之间就开始了公开冲突。然而，以上都不是该党问题的根源。社会民主党垮台的原因更多的是归咎于党外因素，而非党内因素。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正在经历一个迟来的传统社会民主和中左翼政治的衰退过程 (Pasokification)（以长期领先的希腊社会民主党泛希腊社会运动党 (PASOK) 命名，该党因无力应对希腊金融危机而被边缘化，其在政党体系中的主要反对党地位已被

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取代）。这场危机是一场政治认同危机，政治认同问题在该党内部早已根深蒂固，甚至很难区分社会民主党的公共政策与它的主要对手克民盟有何不同。选民在不同的选举周期中对社会民主党逐渐产生不信任感，转而寻求一种新的中左翼政党，也使得社会民主党变得更加脆弱。随着社会民主党不断走下坡路，党内的派系斗争变得更加激烈，一些重要成员被停职和开除党籍，导致该党在公众舆论中的支持率一路走低。这是一个认同危机、不当政策和派系斗争的恶性循环，使得社会民主党难以脱身自保。然而，社会民主党仍然在地方政治中保留了权力，如里耶卡市和普里莫耶-戈尔斯基-科塔尔县，并几乎获得伊斯特拉县全县的支持，该县为地区主义政党伊斯特拉民主议会（IDS - Istarski demokratski sabor, eng. Istrian Democratic Assembly)的所在地。这些结果表明，社会民主党正在向克罗地亚西部地区区域化发展。然而，家园运动党现状同时表明，政党政治的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民主党未来是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政党内部的形势，也取决于“我们可以！”党的情况；根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该党已占据了第二大政党的位置，而在从前，社会民主党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守该位置。如果“我们可以！”党实现了其选举前的承诺，给萨

格勒布带来切实的、积极的变化，那么社会民主党将像过去十年中许多其他欧洲社会民主党一样被永久地边缘化。

结语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克罗地亚政党体系的当前局势，之前的状态已不复存在。就目前而言，社会民主党因与身陷危机而负担沉重，并受到派系冲突的阻碍，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已然不具备恢复的能力。因此，社会民主党目前正处于自我边缘化的道路上。另一方面，在克民盟的主要右翼竞争对手出现内讧后，原已被削弱的克民盟重新巩固了其政治地位。在米罗斯拉夫-什科罗突然辞去家园运动党主席一职，以及党内随之而来的派系冲突和名誉受损之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难证明本党是一个心系政治理念和选民的可靠政党，家园运动党已经结束了它的“政治旅程”，从而为另一个民粹主义政党留下了发展前路与空间。

（作者：Nikica Kolar；翻译：吴越；校对：郎加泽仁；
签发：陈新）